

清詩話

消寒詩話

金匱秦朝鈔大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北地花事。比南方爲劣。而芍藥特妙。天下無雙。余在京時。取所作詩及同人詩。合寫之。爲芍藥吟卷。今見皋蘭芍藥詩。不勝見獵心喜。輒題數絕句。

豐臺千頃出瓊姿。玉水銀瓶好護持。曾笑吳王少風韻。炎風烈日葬西施。

緹橋初至京師。甚愛芍藥。插瓶以百計。乃盡敞軒窗。花爲風日所逼。半日盡萎。余哂其不好事。乃始垂幃下簾矣。

廣陵腰帶詫圍黃。又道看花到洛陽。爭比鳳城春似海。玉盤盂襯口脂香。

京師芍藥奇麗。香比牡丹更蘊藉。花容細膩。又復過之。白者更佳。玉瓣千層。紅絲一縷。豔絕。而北人呼曰抓破臉。余每聞輒爲絕倒。

曾涉炎荒控百蠻。春風猶見佩珊珊。翻增遷客無窮恨。卻似紅顏出漢關。

余在滇時。曾一置酒于芍藥花前。花既遠不如京洛。徒增望闕之思耳。北海樽開露未乾。鼠姑風細麥秋寒。崆峒山畔羣仙集。底事邀靈黑牡丹。

諸公在臬蘭盛賞牡丹。令人生妬。又有牛字韻詩。往復唱和。故戲及之。翡翠屏開別樣嬌。清樽佳月費春宵。似聞深院花枝罵。辜負香衾不早朝。

黔中黃平州有游觀之處。曰飛雲洞。石勢飛揚。突兀如雲然。故以名。苦爲過客塗汙殆徧。余曾有詩曰。茲山落蠻荒。靈秀天所作。涓涓清湖流。巉巖鬼工鑿。自非王孟子。摹擬安得著。乃有冠蓋徒。題詩滿雲壑。寄語後來人。善謔無爲虐。詩自存。不書于石。懼若輩反唇也。

古語云。濟南似江南。余過之。殊不見得。城外鵲華二山頗蒼翠。又有山曰匡山。卽杜工部寄李太白所云匡山讀書處是也。明湖幾浸半城中。

有亭卽李北海歷下亭。山水清佳。而齊人不工于結束點綴。太覺荒荒耳。學使署倚明湖邊。流泉屈曲。循除下。南北屋相過。履石橋而後通。有樓曰四照。施愚山所書。濟南有七十二泉。余所見者。眞珠趵突二泉而已。珍珠在民間廢園中。趵突梵字宏敞。有石橋滙爲大池。泉于池中鶴躍而起。高可三尺許。蓋濟水伏流。至此而現。或曰中有磯焉。激之乃奮耳。殿廊廡有趙子昂詩。臨池試茶。水甘冽無比。

京師法源寺海棠最盛。余與緱橋退食數往。值休沐。晨餐後卽往游焉。恐主僧詫頻來。乃不見主僧。徑赴外圃坐海棠花下。曾有詩曰。歲喚狂朋三十度。春風欲放海棠顛。狂態可想也。

余一日邀緱橋看海棠。緱橋云。今日赴朱門宴集。不能去。余悵然獨坐。日卓午。湯祠郎修來過。余強同至花下。小語而別。意甚不暢。緱橋歸。余亟走筆遺以詩云。酒炙淋浪倒玉尊。何如騎馬海棠園。今朝北海空惆悵。不得中郎得虎賁。緱橋欲和詩。而賁字難押。遂已。笑曰。子以韻窘我。我必有以報君。翼日同宴某所。緱橋貽余詩。韻脚有鰕字。而槎頭鰕已

爲渠用去。亦閣筆。然余前詩實出無心也。

前明徐有貞本名瑄。正統帝爲也。先擄去。景泰帝以郕王監國。舉朝洵。莫知所措。而有貞勸南遷。景泰意不決。問于少保。謙少保痛哭曰。如此大事去矣。舍宗廟社稷而去也。先以鐵騎躡我。百官衛士星散。南都可得至邪。請斬建南遷議者。而後戰守可講也。景泰亦悟。獨任少保。選將厲兵。然後國威振也。先挾空質無所冀幸。而正統以太上皇歸矣。後景泰大漸。有貞與石亨約。私入奪南宮門。迎正統復位。執少保于獄。誣以迎立襄藩。訊無左驗。正統改元天順。決少保獄。遲疑曰。于謙功實大。意欲宥之。有貞與石亨進曰。不殺謙。今日之舉爲無名。而少保陷極刑矣。小人無忌憚。以私憾害社稷。臣雖寸斬有貞。未足蔽厥罪。鄭端簡曉著皇明雜記。列有貞于名臣。何哉。

楚雄在滇南。爲迤西首郡。土厚民淳。不產珍異。惟梨絕佳。故事梨熟。郡縣輒將境內梨樹封禁。以官價取百數十萬顆。送會城饋上官。吏緣爲奸。小民失業多矣。余至郡革之。且誌以詩。使君公暇偶吟詩。不學君謨。

譜荔枝。但願吾民勤且儉。只栽桑棗莫栽梨。

陶淵明云性喜飲酒。家貧不能常得。余在家亦然。今來武昌。每夕旨酒。佳客相對。今夕偶獨飲。取案上陽明集觀之。左執卷。右把杯。酒至輒盡。其樂陶陶。不可言喻。夫陽明之言。掊擊者不遺餘力。而專奉者。又必正襟莊誦。一盞相看。會心不遠。陽明復起。豈必麾之門牆外乎。

陽明先生無所不高明。無所不真切。蓋代豪傑。然見門人留意詩文者。輒規之。猶是道學習氣。大易不云乎。修詞立其誠。周子亦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人真有志于詩文傳世。便是有志之士。須于根柢立脚矣。

孫文定相國嘉滄三朝骨鯁。望重當朝。而和平溫克。絕不以意氣加人。其治事有可否。無善怒。憂國愛民。孜孜奉公。彷彿司馬文正。余在工部。曾爲屬吏。窺見一二如此。

緬橋與余同官京師。未學射也。監司西寧。遂能射。暇日招余同往射圃。發十餘矢而三中。意頗自得。余贈以詩曰。一線長江繞郭回。胭脂嶺畔射堂開。抨弓落鼬空惆悵。爭得如臯射雉來。緬橋自京師其其字疑有誤其姝

清 寒 詩 詞
麗皆在蘭州。頗有遠望之意。因戲惱之。胭脂嶺。撫署後山也。

緹橋在蘭州。一日出袖川門。循龍尾山麓行數里。梨花極盛。垂楊掩映。青帘飄搖。流泉屈注。閒以古寺。頗壯麗。悠然會心。得詩六。今錄其三。一宵春雨長溪痕。龍尾山光曉尚昏。萬樹梨花五泉水。東風吹出袖川門。一略徇橫溪小徑斜。孤村楊柳可藏鴉。山腰路轉紅泉隔。不見居人祇見花。二梨雲春夢遠迷茫。金碧莊嚴擁法王。山店酒旂風細細。畫樓遙在水中央。三

余壬辰春游晉。莫春自晉入都。乘馬輿行正定道中。山塢桃李盛開。夾道綠楊如畫。如此數十里不絕。得句云。輕雷小雨漲山泉。淨洗桃花徹骨妍。一枕軟輿蝴蝶夢。春魂飛繞綠楊烟。孰謂北方風景遽遜江南也。亡友楊念中侍御立方。少負才名。爲諸生。受知于趙廷尉大鯨。有國十

之目。入翰林時。年三十許。詩已成集矣。由翰林改御史。轉掌科。再主滇南鄉試。得疾歸。未久而卒。念中詩長于性情。與人交情誼篤摯。詩文不妄許可。余一日質以小詩。念中曰。子看范石湖集邪。古人各有根本。自

能成家。吾輩率意相學，益脆薄奈何。嗟乎！此意當求之古人矣。

桐城姚繼傳樞部

鼎

由翰林改部曹。詩沉鬱有體裁，才思縱橫無不入

律。比興往復，得風人之遺。余在長安時，久慕之，未識面。壬辰以事牽牽

至滇，及秋而事白，從兄禮堂

鑠

以待闕住京師，作二首憶余，繼傳聞而

和之。時鄭前村

仔

以永順守入覲，改比部，繼傳贈以詩，有江山來助莫

年詩之句。余見之擊節，而前村頗不喜，謂余曰：吾年未六十而謂莫年

邪？余笑曰：人生二十年爲少，中三十年爲中，後三十年爲莫，足下期頤

正未有艾，一笑而意解。乃前村不二年，歿于京師。念中前村皆余同年

也，書此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貴州天多陰多雨，山多嵯峨而深阻，水多湍悍，其土多沮洳。雲南天多

晴多風，山多坦易多高原，水多清冷，其土皆黃壤，自黔入滇，第一縣曰

平夷。平夷者，言山坦平而夷易也。

溫泉，余所試者三處。離京五十里曰湯山，有泉甚熱，必放水一時許而

后可浴。江南和州曰香泉，二泉皆琉璜氣。雲南安寧州有溫泉，水清而

和浴有淨垢。轉瞬卽流去。楊升菴題曰域外華清。去泉百許步。有古寺曰雲濤。頗宏敞。室宇精潔。士夫浴溫泉者宿焉。山茶二株。高二三十丈。花時紅照天半。紅梅二株。唐宋物也。大合抱。香聞十里。余曾有詩。水暖自然滋草木。山空都作好樓臺。余每至會城。輒枉道三十里一過焉。雲南府祿豐縣。于府爲極西。過縣則楚雄境矣。有阨塞曰老鴉關。兩山倚雲。中通一徑。騎不並。輿不雙。往來相遇。一人急趣巖畔。貼巖立。讓來者過。然後可行。如此六七里。抵關。關有居民百餘家。過關乘高而下。行隴畝中。里許。復升高崖巔。鳥道縈紆。一線百折。如此十餘里。曰獅子口。蓋在昔用兵所必爭之險。過此二險。地漸坦夷。山石秀麗。如小李將軍畫。水聲潺潺。石橋橫跨。曰啓明橋。橋畔多紫薇。花開粲粲如錦綺。余曾作小詞。今僅記其半。鸞鶴飄飄無處所。絳雲飛下層霄。玲瓏石畔紫薇嬌。便應攜玉笛。吹過啓明橋。萬里蠻荒。亦自有洞天福地。自黔入滇。多山少水。卽有溪渡。亦廣不容刀。求其烟水空明。渺如江湖者。了不可得。近滇會城百餘里。曰楊林。山闢地開。豁然平曠。衆山萬壑。

迢遞奔赴。滙爲湖泊數千頃。傳以平蠻。孤岫映帶。竹樹蕭森。土人呼曰楊林海。是日心目明快。賓客僮僕。皆有喜色。余坐小樓置酒。偶得一絕句。謂幕客宋君曰。今日逢勝地。不可無詩。然苦吟亦復不耐。請成詩。侑以一觴。後者沃以巨觥。宋恃其才思敏捷。曰請如約。于是筵前各具紙筆。宋君方擬議得一句。余詩已成。示之曰。君應罰否。頷之。沃以巨觥。余以蕉葉侑。宋且飲且吟。余不相促。恐亂其詩思。然其詩成。而余第二首腹稿已具。徐曰。盍更賦。宋點首。方得一句。而余詩又成。凡得五絕句。而宋君得五巨觥焉。明日宋謂余。公何得爾許敏捷。余曰。非也。昨日實已得一絕句。以狡獪誤君。君若稍從容入席。眺賞閒暇。默翹一詩。則予雖奮筆疾書。已相當矣。今君已後余。君翹一。余翹二矣。至三四五。君益遽益欲速。而愈不可速。余益暇。乃其所以先子也。宋大笑。爲絕倒。詩皆急就。無可觀。亦忘之矣。猶憶眺覽時。宋以爲似西湖。余以爲似楚南之浯溪。得一絕云。君憐千頃澄湖面。我憶雙旌使粵西。八面望衡湘水曲。停橈三日爲浯溪。余辛已使粵西過浯溪也。

浯溪在湖南祁陽縣有顏魯公所書中興頌山川清美無比

吾邑楊處士令貽工八法能詩詩在中晚唐閒姿采如玉終日無鄙言
晚苦貧且病歲甲午年六十矣好友能詩者莫肯爲壽言余怪問之皆
曰爲壽詩卽不似楊君似楊君又非壽詩矣余曰楊君名士殆未可以
世俗拘也卽以一詩贈之先生甲子初周日玉樹臨風望若仙標格總
超塵俗外襟期遙憶晉唐年長貧不礙臨池樂小病何妨坐榻穿何處
門生能好事練裊書乞簡輿邊令貽少年時酷愛古名人遺跡東坡襄
陽皆致其墨寶苟一得當典衣負債如恐不及雖以此重困相其風格
真如藐姑射仙人去世俗何止億千萬里

裘文達

曰修

高明疏朗閱史牘十行俱下而仁心爲質洞見大體爲少

司農時戶部塵案山積猾吏巧構形似拘牽文義與外吏堅相持而陰
與之市至有十餘年不結者至其人已去或死亡而核減追賠及于子
孫弊累不可勝言文達自具奏清塵案櫛垢爬癢酌定例揆情理疏決
壅滯年餘而塵案一清卽狡黠小人欲陰相難者公色和而語妙片言
冰解無不俛首順從余嘗謂公識時達變似姚崇官止司寇不及相可

惜也。

雨亭中丞為民部郎。值隨駕南巡。余忝同署。以詩贈行。仙郎扈蹕上青

霄。親切曹司接斗杓。時值軍機房走馬曉封行殿敕。揚帆平壓廣陵濤。一過江

三日筍初萌。立馬溪橋雨乍晴。忽憶吾家山墅裏。梅花如雪打簾旌。二

師門十載慙無補。送子南行感慨生。曾是相公旌節地。先師文肅公曾撫江蘇棠陰

猶繞闔閩城。三事隔十餘年。明燈夜話尚一一。誦之非篤于故舊。能如

此乎。

臘月八日曉起。庭除浩然。夜已得雪。因憶宋仁宗時冬月得雪。諸臣入

賀。朝退。晏元獻招集諸名士擁爐賞雪。飲酒賦詩。歐陽公在座得句云。

應念西征十萬師。鐵衣寒重骨欲折。晏公視之不喜。歐退。元獻謂人曰。

好好宴集。歐九輒喜作鬧。時正值元昊鷓張。西夏用兵也。晏公為宰相。

當佐天子擇將帥。恤士卒。念及用兵。惻然傷心。天下有一夫不免飢寒。

引為己罪。方得大臣體。乃已不能然。而人言之。而復惡之。斥曰作鬧。是

何心也。豈所謂清客宰相乎。嗚呼。後樂先憂。范希文真人傑矣。

錢思公留守西京。歐梅及謝希深等皆在幕下。冬日諸公游嵩高。薄暮微雪。抵龍門。遠望車馬人徒。自雪中渡伊水而來。問之曰。相公傳語且勿歸。留賞雪。酒肴伎樂旋至矣。于是諸公爲盡歡。明日而返。錢公爾許風致。固是可人。

前明宏治成化年間。風俗敦龐。人心古處。人士從官歸者。鄉人視其宦橐爲輕重。若資裝纍纍。則羣鄙薄之。章楓山游宦歸。有數十簞。鄉人怪其改操。雖戚友無往來者。楓山一日置酒。召諸故人。或至或不至。客既登席。楓山曰。此歸薄有所攜。願與客共賞之。命負數十簞。發之皆書也。客出共相語。然後鄉人喜。無親疏遠近。咸造焉。嗚呼。風俗人心之美。至于如此。非數十年醞釀漸磨。未之能也。

前明張江陵居正。相萬曆朝。操切爲政。不能容氣節士。御史劉臺以疏糾之。至斥謫以死。吳趙艾沈鄒言其奪情。皆奪官予杖錮之。江陵歿。然後起用。此其罪也。乃其當國之日。兵強國富。吏治整肅。功亦有不可掩者。身死家籍。長子縊死。至老母流離待之。亦少恩矣。其廢宅旣爲茂草。

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有所慨也。

京師外城西偏多閒曠地。其可以供登眺者。曰陶然亭。近臨睥睨。遠望

西山。左右多積水。蘆葦生焉。渺然有江湖意。亭故漢陽江工部漢所創。

江君自滇南守入爲工部郎。提督審廠。往來于此。翹數楹以供休憩。高

明疏朗。人登之。意豁然。江君有記。有長古詩。刻石陷壁。詩如初唐體。文

學歐陽永叔。書法甚似吾鄉嚴宮允。繩孫。或卽嚴所書。江君仕康熙時。

其時士大夫從容有餘力。風流好事如此。可羨也。

余于辛巳年使粵西。十一月自桂林起程。臘月過中州。遇薄雪。黃河有

冰。打凌而渡。于黃河中流。見太行出地如碧玉數寸。過河漸北。則太行

漸高。後數年在京師。值大雪。作憶舊詩。內一首云。掩戶臨池十指僵。舊

游如夢五年強。一鞭殘雪梁園路。右顧洪河左太行。記中州遇雪時也。

居官以游宴廢事。固不可。若或因公。或按部。輕騎減從。登臨眺賞。且可

以訪民情。廉疾苦。其于政事。亦非無益。若東坡日。于西湖了公事。則

不可爲訓。亦其時法網寬大耳。余于西湖偶憶及之。戲爲詩曰。挾妓尋

僧自一時。沙河燈火夜何其。烏臺御史冬烘甚。不効游山効賦詩。若今
杭州爲省會。爲守者奔走伺候不暇。欲如東坡。豈可得乎。

宋范石湖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謂粵西千峯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
其奇勝甲天下。余曾至桂林。泊船灘江。望城中諸山。如羊如鹿如獅如
象如馬。環于圍牆。而參差舉頭若出牆外者然。誠奇矣。然其山皆有骨
無肉。不免枯峭。余同年方七懋祿由江西縣令陟粵西司馬。余曾以詞
送之。中有句云。月滿珠江風笛亮。烟銷銅柱奇峯出。看桂林游宦似驂
鸞。吾能說。亦可想見大概矣。

游宦滇黔。至湖南常德府武陵。輒易小舟。舟之大者曰楸船。其小者麻
陽船。以上皆灘河。外河船不可行也。由常德而辰而沅。過思州府。屬貴

至貴州鎮遠府登陸。其地高于武陵幾千丈矣。由鎮遠至貴陽府。其高
更幾千丈。由貴陽至雲南府會城。其高更萬丈。故滇南視天若稍近。星
辰皆較大。光芒煜煜逼人。更可異者。滇省一交冬至。地氣全溫。煦如春
和時。梅花盡放。至正月。桃李滿山。爛如雲錦。且中原冬至日景最短。而

滇南冬至日景長與春分後彷彿此非身歷者不知語中原人或未之信也。

王丈玉裁

瑛曾

舉甲子孝廉屢赴公車不第遂援例得闈清令出都日

余與薛璞菴

田玉

王錫公

宮送之郊

既登車與錫公握手痛哭余怪之

私問璞菴曰王公何悲之甚薛曰殆以終不一第爲介介耳旋轡與璞

菴至蓮花寺謁客璞菴不識路屢問蓮花寺何在余口占答之憑君欲

問蓮花寺此寺西南第二灣行到寺門齊下馬綠陰深處鳥緜蠻一時

朋友游從之樂氣意洒然不數年璞菴從翰林出爲容城令余出守滇

中二年以憂歸錫公栖栖江上爲廣文回憶京華渺如天漢可勝慨與

昔王阮亭與汪茗文論詩注問王摩詰孟襄陽同一時何以人稱王孟

豈有低昂邪阮亭曰孟詩細味之似不免俗此論亦微矣然阮亭不喜

儲太祝何也太祝詩雄直渾古如良玉在璞光氣騰上若必待剖璞出

玉而后知則無貴卞和矣阮亭喜風調尙標格爲詩家一代宗工恐尙

有楚王識見在

余官京師十八年。居停不一其處。最後居橫街之朋來胡同。與絙橋居相鄰。余屋僅可容身。而絙橋居頗華煥。中有樓曰朝爽。啓後窗。俯臨平野。遠對西山。花月晨夕。輒于此流連觴詠。一日薄雪。午後遣人邀余看雪。分韻賦詩。余飲少輒醉。醉後詩成。頽然假寐。風雪洒面。驚起。則雪深數寸。几案飄屑俱滿。而絙橋尙據案苦吟。所謂語必驚人者。將毋是邪。

王介子

太岳

在翰林。余曾見其詩。心賞之。以爲非唐人不能。今猶記其

五律一首。題爲秋日臥疴復上人見過。

注上人舊居西山蘭若

藜杖不在手。勝游空

遠情。西山有佳色。往往片雲生。似與支公約。秋風舍衛城。願聞無住義。扶病一逢迎。字字高脫乃。不似食烟火人語。豈近代詩人所可企及。寒夜秉燭觀書。絙橋以夜坐詩見示。中有句云。玉蝶橫斜樹。金泥小畫屏。祇憐遙夜客。相對一燈青。絙橋以介弟登臚仕。性既豪華。奴僕解事。其來撫署也。斗室中盆梅四列。爐香茗椀。繡幙珠簾。陳設珍麗。過中丞遠甚。而絙橋轉以姬侍莫從。含思悵惋。余走筆和之曰。空庭織月下。羈客酒初醒。松竹自吟嘯。江山入杳冥。金樽憐錦幄。湘瑟怨銀屏。我意猶師

古明燈照汗青。令宋子京見之。當爲啞然一笑。

江西蔣翰林士銓詩筆奇秀。語必驚人。在京與顧侍御光旭爲鄰。詩詞

唱和。一韻至十數往復。僮奴遞送。晨夕疲于奔命。曹庶常錫寶室宇相

對。亦與焉。未幾。蔣請急奉母歸。而侍御出守寧夏。勝事不常。然其一時

筆墨揮洒。穎豎飈發。可稱佳話。

向于端文顧先生集。見有與鄒孚如吏部書。不知其人之詳。今來閱楚

中遺書。得鄒孚如集十本。鄒名□□雲夢人。在吏部極留意人材。與顧

端文趙夢白南星鄒南皋元標等同心整飭吏治。京察羣吏。竭盡心力。

與同僚約。得所灼見。則署曰真知。得之于人者。署曰傳聞。真知者必黜。

不當則任其咎。自士夫至儒生。里老輿臺隸卒。無所不咨詢切問。計典

出而人心大服。至太宰欲庇其姻私而不得。則孚如誠豪傑之士哉。有

銓事記十則

王文成守仁以南贛巡撫平宸濠。聞信時。卻以勘事至豐城。麾下無一

兵也。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合謀起兵。其實義兵聚集。不過萬餘。而

逆濠之徒。且六七倍。亦以威名久著。賊未敢相逼。乃從長江順流而下。破九江南康。圍安慶。文成得以其閒。攻破南昌。傾其巢穴。宸濠反旆。上下氣索。乃就擒。是非忠勇天植。忘身殉國。孰能如此。而忌其功者。欲害之。至誣以先通宸濠。復取之以自贖。可爲毫無心肝者矣。

尹廷尉

嘉銓

旬宣甘肅。春日出游。徧訪郊原。至駱處士園林。牡丹盛開。

欣賞備至。作三詩示僚友。咸賡和之。白傅風流。可爲佳話。異日作西陲賞心三絕句。比絙橋于駱園花。以其才情富豔似牡丹也。然比擬稍不倫。余意絙橋當微愠。而絙橋乃深自抑損。且若自幸然者。至作詩酬之。曰。勞動我公兼賞識。自慙裁句不如花。余戲贈以詩曰。寒垣春色粲成霞。才子妍詞滴露華。昔日身依溫室樹。新來人喚駱園花。應不許鄭鷗。鴟等專美于前矣。

京華法源寺。有牡丹數株。頗繁豔。余在京時。與絙橋常往看。主僧戒律甚嚴。游人不得携酒。絙橋常以爲恨。余笑曰。遠公置酒。佛印燒猪。真正名士。佛亦當少恕。我輩薄劣。不得發此妄想。今見絙橋詩。自注十年來。

在京都法源寺牡丹開時必携尊游賞不知此僧幾時開戒抑緇橋誑

語邪法源寺卽憫忠寺

李義山詩文爲吾友馮侍御孟亭浩箋釋頗費苦心中多可採者義山

少依令狐楚楚之子絢爲補缺義山登第時絢有力焉然在唐人乃常事耳後義山爲王茂元壻絢乃深恨之以爲負恩蓋茂元李德裕之黨而令狐父子牛僧儒黨也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義山果能背牛向李可謂出谷遷喬而絢深怨之終身不解夫絢爲相其君至謂之曰卿除吏未已吾亦欲除吏如此權奸那可與之作緣馮箋雖稍辨之未及朱長孺爲暢余曾有札致孟亭未知孟亭以爲何如也

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著即以爲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要其人風情固自不淺乃其上柳仲郢啓曰可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籍蓋此時義山在柳幕方失偶而柳欲以樂籍伎張懿仙賜之此其辭啟也恐一時傷悼之餘無心及此耳其言則太誇矣溫柔敦厚詩教也國風小雅皆是時君子憂衰念亂無可如何而託詞

以諷翼其萬一有益焉。所謂聞之者足以戒。是亦翼幸萬一之詞也。義山馬嵬等篇。尙有戒意。至云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直不啻倖災樂旤矣。成何語邪。杜牧之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亦如吳門市上惡少年語。此等詩不作可也。

義山韓碑。在其詩中。另自一體。直擬退之。殆復過之。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熒熒。時于此中得少佳趣。王阮亭甚愛此語。而云苦不能多得。夫阮亭終身富貴。不知此中之苦。安能多得此中之樂。此境惟不遇之文士飽嘗之。有時感慨牢騷。則佳趣減矣。無所雜于中。而能全其樂者。其惟學道之士與。

絙橋在皋蘭。與尹方伯等宴于酒樓。不知酒樓者何地也。因過駱秀才園林。尋白雪樓故址。駱秀才即前所云駱處士也。得記游詩十四章。今錄其最勝者數首。溪上棠梨小徑通。晴絲飛絮暖融融。綠楊烟重榆錢碧。略見桃花幾樹紅。一信馬沙隄得得來。柴門豈爲俗人開。板輿奉母花前老。慙愧今時駱秀才。二洗盡春衫十斛塵。一枝消得海棠春。爐香

茗椀娛長日。滿院花光不似貧。三石炭青埋小徑。幽疏花老樹尙勾留。
夕陽一片蘼蕪綠。惆悵當年白雪樓。四作者頗衆。覺回頭一笑。百媚頓
生。無如此君也。

顧端文公嘗自言平生有二癖。一爲好善癖。一爲憂世癖。此兩種癖所
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前明安我素

希范

官行人。以直言去官。歸而與顧高諸公講學東林。爲

吾邑大儒。其生母側室也。曰吳太孺人。父名國故素封。而正室奇妬。諸
姬稍艾者。輒虐之。孺人能以婉順得其歡。既妊大行。而太翁以就醫入
城。不相聞者數月。比翁歸。孺人耳語之。屈指某月當產。翁爲治產室。覓
乳媪。正室聞而大怒曰。若女也。則生之。男也。必殺之。翁謀曰。彼欲殺兒。
以將分嫡子產也。吾弟早卒。而未有子。弟婦且苦節半生。以是子與之。
庶幾兩便。既生大行。五十日而出。後于叔氏。依叔母以長。方其未免于
母懷。吳孺人晝夜抱持不釋。卽一飲食溲便。未嘗去于懷。禁婢女不使
得近。恐人之害也。數歲孺人復得一女。又數年而翁與正室相繼而卒。

所後母亦卒。而其嫡兄甚賢。曰固吾弟也。可令無依乎。與之歸。分之田宅。令讀書。與母相聚。又數年而兄卒。姪復曰。叔既出繼。何以產爲。孺人令大行悉還之。不受絲毫產。而大行則既有立。成進士矣。嗚呼。所謂非是母不能生此子者哉。孺人固一小家女也。賢于衣冠之裔多矣。吳太孺人墓誌。楚中一名士所作。余閱楚書得之。記其梗概如此。

余于甲午臘月十九日自武昌登舟。意謂順流而下。歲內可以抵家。乃值北風之日多。至九江已小除矣。過關行二十里餘。卽艤舟。除夕大風雪。元旦甚晴霽。且得順風揚帆。一日至東流。明日復大風雪。守風三日。乃得前。至江寧已上元矣。正月十九日。乃得抵家。上水時正行二十日。下水乃正得一月。江行之不可期如此。

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櫬回。觸目傷心。更爲索逋者所迫。刻無好懷。屏居微雲書屋。是年庭梅于臘月已作花。私怪滇南物候。乃移至江南。今年正月十九日到家。梅始得一花。余日夕令人澆灌。而梅蕊舒放。乃先于別家園墅。花亦爛熳異常。草木尙如此。況士之勤于學問者乎。況居

高而呼。能培養人材者乎。乾隆甲子年七月。余方居先嗣祖承重憂。不應試。伯叔諸兄皆就試金陵。一日浴後。涼飈徐動。稍有秋意。得一詩。簾捲碧天高。驚蟬擁樹號。晚涼歸小院。秋意逼絺袍。節序驚心過。飛騰入夢豪。夜來雙桂樹。葉葉起波濤。明年余補諸生。下科丁卯與從兄禮堂錄同舉于鄉。雙桂之謠。殆若先兆。

偶讀王摩詰詩。四愁連漢水。意以四愁卽張平子四愁詩也。何以謂之連漢水。偶以問吾友吳黼仙峻曰。四愁何等四種也。黼仙漫應曰。殆四時也。今來武昌。買得文選一部。出四愁詩觀之。其三章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蓋以東西南北分也。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卽詩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意。所爲四愁連漢水。始有著落。此詩吾輩所曾見者。而漫不經心。故書之以自警。

論語歲寒章緊接緼袍不恥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緼袍不恥心。胸作根基。而后可爲歲寒松柏。范文正公身爲將相。俸入所給。三族俱沾。愛士

如施意豁如也。而妻子僅免飢寒。自奉亦無長物。柳公綽三爲大鎮。衣不薰香。廩無良馬。有志之士。未有不清嚴簡素。若和身倒入繁華靡麗中。那得更更有工夫憂國憂民。其柔筋脆骨。決不能任天下事。

向在京師見俞令君鴻慶詩稿。有青霞歌。其小序云。青霞嵇留山先生

侍妾也。留山以諸生應閩制府范成謨之聘。留妻與子于吳。子即相國會筠。俞即相國壻。

而攜青霞入閩。未幾。閩逆藩耿精忠叛。范公罵賊被執。賊更欲脅降留山。亦不屈。同被拘囚三年。范公死難。嵇亦隨殉。青霞是日聞信。自經于庭樹。范公忠臣。留山義士。既廟食褒崇。光昭日月。若青霞者。豈非烈女哉。非俞君幾湮沒不彰矣。君子表微。俞君有焉。

俞君鴻慶令河南之蘭陽。乾隆辛巳。河決陽橋。蘭陽水驟漲。出地丈餘。

俞君緣樹以免。其愛妾顧氏從之。神魂稍定。視其妾有所攜。曰。若奩具邪。曰。盡委洪流矣。所攜者主詩藁與手寫金剛經也。乃大喜。水退自刻其詩。并序其詩。所以得存如此。俞君詩絕佳。不媿名士。其妾亦可謂有

心者。

宋太宰牧仲舉巡撫三吳。大興風雅。其所賞識者十五人。刻其詩曰。江左十五子。士論翕然歸之。不知其初任江西撫軍。經濟固絕人也。牧仲自藩司陟江西巡撫時。湖北有夏逢龍之變。西江與接境。人或危之。曰。試循例請入覲。無蹈危疆也。或傳江西會城已爲夏賊所陷。公曰。不然。江西現無撫臣。吾至則衆心定矣。倘更遷延。賊將生心。或伏莽與相呼應。則江西誠危矣。吾爲大臣。豈可以身爲先而後國事。即冒風濤前行。至九江。印信旂牌不至。或曰。南昌殆不保矣。公曰。非也。是因渡湖阻風耳。明日迓者果來。卽馳入省城。申軍令。選將士遠偵候。民心小定。而富室尙有遷而之他者。或請禁之。公曰。一禁則人以我爲畏懼。百姓走散矣。幕下士惶懼涕泣請去。固留之。不可。公曰。人恃巡撫撫署人一出。則人心散矣。君必欲去。吾且請旂牌斬君以令衆。客乃不敢言。是時三藩始平。下令裁軍。故失業之卒。無聊思變。江西亦有裁軍三千人。期以月朔諸官集撫署。圍而殺之。因以城應楚賊。公先聞。欲擒其首兩人。而將吏無可任使者。惟丁憂游擊某可任。密召而使之。問須兵幾何。曰。用衆

生得失。以家丁七人足矣。賊首已獲。而外人不知。是夕親書文告百數十。告賊黨。以渠魁已殲。脅從散者不治。如仍伏匿。殺無赦。明日召總兵及三司官同訊。或請搜捕黨羽。公曰。是激變也。或曰。奴罪族無赦。速奏請正法。公曰。此大變也。國家設旂牌。原使封疆得便宜從事。則既服吾以旂牌斬之。而後奏。有不合。吾任之。不以累諸君也。于是列卒鳴鼓震炮。斬之。轅門梟其首于城門。而速以文告張于遠近。是日薄暮。城門報無籍之潛出者二千餘人。其黨立散矣。其定變倉卒。卓有膽識。非烈丈夫之所爲哉。方其訊賊首也。賊指總兵之奴曰。是亦吾黨也。公急命伍伯批其頰曰。爾欲汙問官邪。異日密謂總兵可去此人。總兵憤曰。公真謂我通賊邪。曰。豈有此哉。日者訊賊。賊纔發口。而奴佩刀已出鞘數寸。吾急命答賊。彼乃徐納刀。彼立君後。君不見耳。吾非此急智。且與君并命矣。總兵歸。答殺其奴。

乾隆甲午夏五。家小阮以試士抵滁州。徹棘後。約游醉翁亭。出滁西門。遙望青山透迤。行二里許。溝塍水汨汨鳴。更三里。兩山回環。中壤平曠。

入門得一小亭。四面竹樹明秀。泉流交注。滙爲平池。卽釀泉分流也。拾級登山。其平處爲廣庭。有老梅半樹枯死。大如柱。守者以欄楯圍之。云歐公所手植。升階則醉翁亭矣。拜歐公像。歐公秀眉鳳目。高顴豐頤。風骨森竦非常。而神情夷澹。性忠義。能文章。畧可想其梗概。旁一僧侍坐。則智仙也。上有今皇上御筆。蓋大臣過滁。購以獻。錫予宸翰。仍歸于滁。永爲山亭光耀。昔歐陽氏以直節敢言立於朝。羣小恨之切齒。宋仁宗獨喜之。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賢君聖主。千載同心。不其然與。歐公亭記。蘇子瞻所書。自稱老門生。字如椀大。極佳。是日不攜酒。與山僧茶話而別。暑氣早涼。清風洒然。蟲鳴樹顛。如風箏搖曳。如琴聲吟撓。時于疏林竹影外。見農老驅犢。稚子跨蹇。驢纍纍行。蓋出門回首。猶眷戀不置云。同游者。錢塘吳進士霽。魏秀才成憲。從姪學使潮也。

同年王奉齋廷璋以高才爲應山令。陟荆門守。不合于大吏。去官。僑居漢上。性不能飲而好客。余至楚。奉齋約同年四五人。飲于大別山之晴川樓。酒酣。各分韻賦詩。奉齋得五首。內一首。極目招提境。天光接水光。

隔江望黃鶴。烟樹正蒼茫。芳草思狂客。雄風憶大王。不堪譚往事。回首渺滄桑。余以爲絕似樊川。至其清明詩。有花柳簇春墳。明月嬉新鬼之句。則又不減長吉矣。

明朝有士夫。年長矣。無子。婦奇妬。不容蓄妾。乃爲別館置妾。生一子。有門生某。誠信士也。夫人又賢。乃以妾與子屬之。未幾。士夫歿。門生乃迎其妾與子。養之于家。視唯謹。士夫歿。家漸落。妬婦鬱鬱無聊。亦病甚。將死。聞其夫有子。亟使人召其妾與子。門生不遣行。乃請門生至。好謝之。曰。吾行就木。行一見此子。死不恨。吾已自悔。寧有惡意。且君忍閒人母子邪。門生不得已。許自攜來。一見卽仍去。許之。歸而商之夫人。夫人曰。先師唯此一脉。脫有不測。奈何。門生曰。彼以大義相逼。不容辭也。曰。然則嚴備之。以厚氈裹夫之右臂。外更縛以犀革。前朝人例廣袖。不覺也。曰。自以左手攜兒至牀前。而以右臂防不測。乃攜兒往。婦甚喜。兒至牀前。始得一拜。婦右手忽挾白刃斫之。門生以右臂捍之。刃墜于牀。而婦已氣絕矣。吁。此婦之妬。所謂至死不變者邪。蔣景韜說。

蔣景韜熾余舅氏子小余五歲與余同補諸生余官京師景韜入太學館于余所時作小畫及詩文皆有致余嘗戲謂吾弟畫勝詩詩勝文景韜輒面赤發嗔余更擲揄之一笑而解淳厚人也兩弟出後兩叔氏舅氏卒母夫人愛憐少子更各授五十畝景韜奉命唯謹或不諒更侵削之反愬于余以景韜不直而景韜曾未向余一言可謂賢矣

景韜初入都謁吾師吳易堂先生諱鼎先生是時官學士而景韜衣冠

不甚修飾先生心不善也未幾嵇司馬璜喪其夫人同邑將製文公奠

莫適爲也或曰盍倩蔣景韜乎景韜援筆得駢體七八百字詞筆華贍

音韻諧暢先生驚喜曰吾不知蔣景韜才情如此遂大愛重之景韜固

佳先生之愛才好士而無成心豈今人所及哉景韜後以乾隆壬午舉

順天鄉試年未五十而卒

今年三月朔自芙蓉湖登舟赴楚同行鄧君雲少年雋才春江島嶼柳

色花光時復不絕偶泊舟蕪湖余曰蕪湖古鳩茲地也楚子重伐吳克

鳩茲至于衡山即此此閒聞尙有鳩茲里鄧君雅好學每泊舟輒假余

李義山集手鈔之。故余有詩曰。細雨清樽譚左癖。畫船紅燭寫唐詩。
王陽明傳習錄中。多是門人所記。亦有傳寫失真者。余愛所錄內一條。
云。門人間春秋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左傳而後明。是
歇後謎語矣。或又舉伊川說云。傳是案。經是斷。陽明亦以爲不然曰。如
書弑某君。卽弑君便是罪。如云伐某國。則伐國便是罪。何必問其詳。此
言恐是一時口快。譬如有司決罪。問盜須辨其如何強劫。傷人與不賊。
與供詞俱確。然后可以定罪。豈得曰既是盜。便殺之乎。人命亦必審其
曲直。或謀或故。或誤。可定罪之輕重。逢赦宥。亦分原不原。豈得曰既是
人命。便抵償乎。且如魯國隱桓二君。俱不得正其終。若徒觀春秋。不觀
左傳。則羽父爲大賊。齊襄爲深仇。何從知之。異日陽明答何孟春論曰。
食徵引左傳。卻又爛熟。可知前此議論。自是口快。學者慎無據陽明之
言。束書不觀也。

烈女王氏。鳳陽定遠人。諸生倫炳女。少失父母。鞠于祖母。及笄。字陳槐。
槐肄業國學。病卒。女聞不哭。神傷。越幾日自縊。時年十九矣。平生有至

性痛父母早亡。事祖母婉約孝謹。女工餘暇喜讀書。勉兄弟于學。偶有所作。不示人也。死後家人得遺藁數章。輯而錄之。名曰芝堂焚餘。芝堂其所居室也。猶記其詠梅花兩句。林閒傲骨須珍重。不到寒時不肯香。可想其志節。又有送姊詩云。欲別頻攜手。斯時倍愴神。那堪堂上坐。只有白頭人。謂祖母捧杖孫俱弱。承歡我亦貧。相違纔咫尺。早晚莫辭頻。一氣清空如話。真可謂才節雙清矣。

元微之有絕句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或以爲風情詩。或以爲悼亡也。夫風情固傷雅道。悼亡而曰半緣君。亦可見其性情之薄矣。微之始爲諫官。號敢言。後晚節不終。由中人薦爲宰相。至與裴晉公爲難。阻撓其兵機。使元勳重望無功。而河北遂不可問。則微之亦適成爲半截人矣。若白樂天性情便厚。故能始終一節。言爲心聲。信夫。

烈婦郭陳氏。楚雄南安州人。其夫從軍中瘴而死。喪歸。婦與家人迎之于路。遇大風雨。人皆避入古廟。亦挽烈婦。烈婦曰。吾夫柩在此。吾安往。

乎。乃守之不去。雨過往視之。縊死柩旁矣。年止二十。婦平居事舅姑及夫婉順。柔弱人也。而卒能死其志也。余聞之。驚悼嗟歎。自製文檄南安人往祭。具上其事。欲請旌于朝。藩司某公僅委之胥吏。令給匾獎賞而已。余昔備員儀曹。竊見祖宗及今上。凡有烈婦具題。無不隨旌。諭曰。婦能守節已佳。何必殉。此後輕身一死者。必不旌也。然後有具題者。又旌也。蓋戒之者。重人命也。旌之者。矜節烈也。聖人天地父母之心。俗吏何足以知之。余慨然謂僚屬曰。昔召穆公爲方伯。化及行露之女。今有現成烈節。乃不肯請旌邪。刀筆期會之閒。幾不知風化爲何事。余不能力爭。深用自愧。書之以志余過。

偶閱明史。見嘉隆閒一名臣。以清節著。守廬州時。以公事入省垣。與蘇州守某公相遇京口。雅同志。乃約游金山。攜酒一壺。菜數束。肉一觔。米數升。蘇守曰。所攜止此乎。笑曰。吾兩人食之足矣。嘯咏終日。盡歡而返。此似過儉矣。然士大夫侈汰爲心。每一宴集。奴隸饜酒肉。巡行所部。騷擾不勝。或遇暑熱。海錯山珍。俱歸臭腐。而小民至不厭糟糠。偶遇歲祲。

掘草根樹皮而食。曾漠然不動于心。嗚呼。安得起清吏如廬州守者。與之勤修吏治乎。

陶淵明贈羊長史。自注云。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蓋宋武帝劉裕取關中時也。時裕尙爲晉臣。功業日盛。有篡奪之勢。才智之士爭趨之。此詩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卽夷齊采薇歌也。下半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漢祖得天下。以正而四皓尙不臣之。晉宋之交。權臣竊柄。顧可出乎。其意微而顯矣。韓退之送董邵南序。意亦同。

消寒詩話跋

宛平王奉齋云。秦岵齋由部郎出守楚雄。以古循吏自期。後丁內艱。遂不復出山。著有消寒詩話一卷。筆力簡括。性情肫摯。至于酌古準今。閒有不涉于詩。而議論一歸于正。不失維持人心。崇獎風化之旨。其得以詩話概之邪。愚謂凡作詩而僅吟風弄月。自詡才華。絕無關于人心風化者。皆不必作。況詩話所以明古今作者。寓言託諷之微意乎。卽此可見消寒詩話之足存矣。壬寅秋日吳江沈懋識。

續詩品

錢塘袁 枚簡齋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于是耳。

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輿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姓。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相題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選材

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用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岳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悟所用。

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操

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擇韻

醬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韻自繫。疊韻無味。鬪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尙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禪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何潔。非熏何香。西施蓬髮。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皇。

結響

金先于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取徑

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闐闐。紛紛人行。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知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持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著墨紙上。

葆真

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

安雅

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夸徵栗。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卽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水。斯名應龍。

固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辨微

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朴非拙。是健非麤。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淆。澆。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頽唐。才人胆大。

澄滓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少。糟去酒清。肉去洎饋。寧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齋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清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

矜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鍾。寸鐵殺

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于濃若徒舉糶非浮邱翁

藏拙

書嬴宵縮天不兩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謦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卽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
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戒偏

抱社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章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
聲鄒魯不闕江海雖大豈無瀟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

割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
淵一取萬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于我低棋偶
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傍人是耶非耶

拔萃

同鏘玉珮獨皎宋朝同歌茗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
粟終遜瓊瑤折楊皇琴敢望鈞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

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畱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續詩品跋

簡齋先生之詩。梨棗久登。傳布未廣。今讀三十二品。而小倉山房全集。可概見矣。鴛鴦繡出。甘苦自知。直足補表聖所未及。續云乎哉。丙午夏五月。鮑君以文舟中舉手鈔本見眎。亟假歸校錄。用識欣賞。震澤楊復吉識。

揮塵詩話

明王兆雲元禎撰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王建宮詞補訛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臥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乞巧樓。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春來睡困不梳頭。懶侍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座。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着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

重掠髮。袂衣騎馬遶宮廊。右王建詩。見趙與時賓退錄。共十首。今所刻建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刊出之。而補以前作可也。內彈棋一首。且畧見古人彈棋之法。但不可解耳。

楊判與詩僧定交

汝南楊季學。永樂間爲成都府判。年甫三十二。嘗涖新繁。過一寺。其長老據座弗爲禮。楊怒呼從者。捽之下。將加撻焉。有學諭趙弼大呼曰。判府莫草草。渠乃詩僧也。楊命和其吟字韻。卽應聲曰。敲動禪關驚鶴夢。撇開經藏聽龍吟。乃大驚。遂與定爲方外交。

慧空詩

太平縣吏科給事中周公名怡。號都峰。素慕禪學。有僧慧空者。自武夷來朝九華。還過太平。息肩三峰菴。菴中衆僧曰。此處有周公者。慕重禪教。師盍訪之。師果往見。不遇而歸。題詩一首於三峰石壁之上曰。停宿禪居石闕邊。三峰長與白雲眠。溪聲喚出波心月。竹影搖沈水底天。野

鳥樹頭鳴祖意。山花香裏送眞傳。古今話到無心處。話到無心道自然。
題畢卽行。周公聞之。遠近尋覓。竟不得。迄今所題詩句。日炙雨滴。墨蹟
更現。勒碑作勝蹟焉。

月舟索衣

吳詩僧月舟。居祇園菴。貧而好客。士大夫喜與之遊。一日爲索衣詩云。
西風吹破木棉裘。徹骨清寒似水流。摘取芙蓉難禦臘。製來荷芰不禁
秋。朝陽空補千層袖。載月長虛一個舟。寄語故人顏戶部。朝衣肯爲大
顛留。戶部顏寶之。見詩贈衣一襲。

祖壽寄孫詩

黃巖王璧爲郎署時。居京師。厥祖壽登期頤。寄詩於璧。內一聯云。若使
來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朝廷嘉納
之。館閣公卿咸贈以詩。美其爲國朝盛事。

中流圖紙鷺二詩

有人題中流自在圖云。萬里長江浩浩流。得停舟處且停舟。世間萬事

風波險。莫待風波險處休。張東海咏紙鳶送客之京云。百尺東風舞紙鳶。無端聲到別離邊。人生自是無根蒂。却被功名一線牽。二詩余愛其有含諷。

邊華泉詩

邊華泉七夕別父詩。如天上夫婦會。人間父子離。寄李空同。如四海酒杯形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皆警句也。

文衡山茶酒

文衡山有茶酒二詩。茶云。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地爐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爲問貧陶谷。何如病玉川。酒云。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還應騎馬客。輸我北牕眠。

雍都憲

長安雍都憲世隆別業。去終南不一舍。甚有幽致。有尋訪留題壁間者云。中丞別墅壓秦川。非郭非村小洞天。樹底好山當屋上。源頭活水過

門前吟邊風月詩三百。靜裏乾坤壽八千。只恐春雷天外震。等閒驚起老龍眠。未幾有詔復起。亦詩讖也。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著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羣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田畯醉歸圖詩

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向使亨父入於清翁月泉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二王父子

王中書孟端公綬志行端方能詩善畫其水墨竹石精絕冠一時子默能繼公志嘗爲所親題行樂像云溪繞山迴松竹長小橋流水渡芳塘得詩便去又回首猶有餘情戀夕陽中書歿百年而有王憲僉裕問未艾卽謝政歸日以詩畫爲樂求者踵至家築來鳳堂植梧數十樹空翠可人人方之雲林堂子鑑純孝篤行舉進士官吏部以乞養歸精于白描小草亦稱二王

百別詩

王蛻巖未老作百別詩深識死生之理者今錄其數首別天云來自空兮去自空浮生原與夢蕉同白頭漫用悲長別猶在蒼蒼覆幬中別山云杖藜無復出林邱春半鶯花總是愁明月千峯雲萬壑于今都合付神遊別水云賀老遺踪久欲磨陸游詩舫不重過埜翁亦棄漁竿去落日涼風空白波別山堂云蛻巖花木鎖斜暉正是辭仙欲化時他日白雲流水處行人指點老翁祠別竈云莫怪常時甌有埃於今人去只寒

灰焦桐不復中郎遇。終古無人識美材。別帳云。霜藤熟練瑩無瑕。人去空懸對碧紗。一斗白雲飛不散。月明還自照梅花。別書云。遺編漫謂百金收。無復燈前再校讐。芸草香銷飢蠹散。春風狼藉滿牀頭。別劍云。元塵三尺秘光晶。風雨牀頭夜有聲。他日看隨人化去。蛻巖千古比延平。別身云。聚來靈秀本先天。幻殼勞勞寄百年。緣斷今朝兩分散。碧天空闊月華圓。醉生夢死者。可爲一笑。

柳詞

濠梁許庭柳詞五章。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煖風吹動繡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籠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閉門終日仰清風。感君高節。綠蔭向人濃。籬落蕭疎雞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臥。不到

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臨歧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祗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怪枝條憔悴損。一生惟苦征塵。兩三烟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游人。

楊升菴逸詞

題妓家王行甫在滇中得之

醞造一場煩惱。只因些子恩情。陽臺春夢不曾成。枉度雨雲朝暝。燕子那知我意。鶯兒似喚他名。消除只有話無生。早去心頭自省。倚醉深關朱戶。佯羞怕捧金觥。背人彈淚繞花行。唱盡新詞懶聽。本是爲郎調護。當初枉道無情。英雄摩勒肯重生。贖取佳人薄命。自有嫩枝柔葉。何須補柳添花。低聲昵語似雛鴉。腸斷東橋月下。香霧清輝何處。春風今夜誰家。五花嬌馬七香車。趁此小喬未嫁。玉指管生弦澁。朱唇語顫聲羞。動人一味是溫柔。爲甚兩眉長皺。不慣秋娘渡口。乍離阿母池頭。臨叩太守最風流。肯許鳳求凰否。

空同諸公詞

李空同文章鉅手。不屑小製。然嘗見其小詞如夢令二篇。今集不載。云昨夜洞房春暖。燭盡琵琶聲緩。閑步倚闌干。人在天涯近遠。影轉影轉。月壓海棠枝軟。不信園林春早。一夜遍生芳草。說與小童知。池上落紅。休掃。休掃。休掃。花外斜陽更好。陳大聲不但善北曲。乃和宋詩餘等篇。大有佳者。如浣溪沙云。波映橫塘柳映橋。冷烟疎雨暗庭臯。春城風景勝江郊。花蘂暗隨蜂作蜜。溪雲還伴鶴歸巢。草堂新竹兩三梢。生查子云。從小束腰肢。不是因郎瘦。自有春愁在兩眉。不省郎知否。落日正飛。鼻。記得曾分手。忍見垂楊折後枝。還拂杯中酒。嘗謂宋人敝神此體。深入要眇。自元以還。聲律漸遠。明興間有作者。益不類矣。間嘗稍爲編集。其中陳大聲鐸。王浚川廷相。張南湖紉。夏桂洲言。楊升菴慎爲多。而夏頗稱勝。

辛幼安詞

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咏海棠。二謝不咏菊。終是缺陷。辛幼安鷓鴣天

詞云。戲馬臺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
二謝詩。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渾瀟灑。莫使尊前
欠一枝。蓋爲菊花解嘲也。

王子予詩

古漁王授字子予。江陰人也。其送常熟李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
鶉鳩聲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後。爲問人生幾十年。顧况一別二十
年。人堪幾回別。王詩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顧詩誤作蘇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
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
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
曉。此顧况古意詩也。然又見東坡全集。題曰轆轤歌。不異一字何也。豈
編詩者誤耶。

異僧詩

景泰時有異僧遊飛來峯友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限韻賦詩僧咏云
金刹飛來碧漢間石門斜對綠橋灣絲牽荇帶魚吹浪竹引清風鶴下
山匏甲濕來溪雨潤土茅乾處野雲閒革除塵夢三千里木榻蒲團不
記年

張夢晉絕句

張夢晉靈有雋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詩文多不存稿有春盡送
人絕句云三月正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花去半送
行人半送春余又聞都南濠誦其臨終之詩有垂死尙思元墓麓滿山
寒雪一林松其胸中灑落可見

沈石田遺詩

送客云君家原在楓橋住日日開門送客行今日送君還作客桃花流
水是初程題老少年云衆卉盡搖落秋深汝更紅如何我雙鬢白盡爲
秋風

詩人志向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古人不具論。近如卞華伯云。天外閑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溼鬢鬢。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鱖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評畫竹

少師楊東里嘗曰。東坡竹妙而不真。息齋竹真而不妙。蓋公成於兔起鶻落須臾之間。而息齋所謂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者也。專以畫爲事者。乃如是爾。今人有得東坡竹。其枝葉逼真者。大率僞也。沈石田長於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竹醜。小兒傍觀謂楊柳。李文

止公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
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不得畫家三昧者。亦道此語不着。

吳明卿贈詩

甲申夏。余至姑蘇時。明卿先生已從弇山園返棹泊金閶門外矣。一見
握手甚歡。及覩余所撰先大夫行狀。又獎詡不容口。且曰。尊公人品。無
論其大者。卽微處亦不苟。如爲武庫散俸時。較前人所散者。輒溢其數。
初得之。以爲偶然耳。屢試之。皆如初。卽此一事。其人品可知已。與余談
詩談文。甚相洽。繾綣數旬。不忍別去。贈余詩云。怪爾交游廣。由來著作
工。論詩原郢上。佳麗且江東。貰酒歡相藉。歸舟悵未同。蘭蘅滿湘澤。慎
勿委秋風。餘詩尙多。在甌甄洞稿中。不悉錄。

倪雲林詩

王叔明。蒙吳興人趙文敏甥也。號黃鶴山樵。善詩能畫。與倪雲林齊名。
倪嘗寄詩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
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跡。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月聞多事。

曝畫繙書到夕曛。

姚廣孝贈柳莊詩

永樂間。柳莊袁珙以相人之術顯於時。姚少師廣孝贈以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不若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畫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不如論心之語。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某。生子纔三齡。能宿記詩書。但提一字。卽隨口誦。崑山吳惟謙愈爲郡守。嘗召至府中。稱一風字。其子卽應聲云。風飄飄而吹衣。惟謙復道數字。皆隨口應對。所記多唐人詩。殆亦前因也。

冷官爭雪

慶陽迤北。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遇雪。則貯之土窖。以供歲用。環縣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之一。一日西齋者。所分偶多。二教官遂鬩於堂。有聞而嘲以詩云。邊城瑞雪滿瑤空。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個教官爭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風。

詩鬼憑人

太僕卿素菴張公文言。洛陽有隸卒長脚王者。素不識字。一日仆地殞而復甦。遂喜吟詩。見物輒咏。前二句甚鄙俚。後二句似有意趣。如咏蜂房云。好個蜂窩兒。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牖。咏鷺云。好個鷺鷥兒。毛羽甚皎潔。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年餘仍仆地而寤。遂不復能。扣其故。茫然不知。衆謂詩鬼所憑。好事者錄得數百首。不能悉記。讀書爲文二說

魏李談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苦七尺軀也。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誦茲二說。實獲我心。

咏落花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一咏三十律。一時唱和紛然。至有東坡搗辛之誚。王文恪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閑。觀此詩。一洗陳腐之陋。奚以多爲。

王西樓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善詞章能畫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著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輕撥醒膾炙人口皆呼爲被底勾春興又嘗爲友人畫菊扇系一詩云萬草凋零萬木僵籬籬內外藉輝光請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百煉鋼詩亦有致

咏燕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臺邱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此足見世態炎涼之變

灞橋雪

灞橋雪自是鄭縶事今人恒以爲孟浩然悞也或問縶詩思答曰詩思

在灞橋雪中驢背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雁迷沙渚。饑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與灞橋何涉。

馬錢相謔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馳驟。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爲利。且曰。但圖對切。非敢諂公。

芙蓉盤對

楊鐵崖在金粟道人家。每食。主人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捧勸。鐵崖出對曰。芙蓉盤捧金莖露。有能對者。贈以此盤。一妓應聲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一坐傾倒。

詩譏子

長洲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於堂壁云。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文學有時名。大懼。托所親懇

請乃得滌去。然已人人傳誦矣。

睡詩

余每遇暑月。飯後必酣睡。嘗聞杜樊川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余非其人。而睡思頗同。因記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牕無夕陽。則是對客亦睡矣。呂榮陽詩云。老讀文章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會心不遠。故筆之。